毛詩大義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大序（子夏作）

風，風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

疏：風訓諷也，教也。諷謂微加曉告，教謂殷勤誨示。諷之與教，始末之異名耳。言王者施化，先依違諷諭以動之，民漸開悟，乃後明教命以化之。風之所吹，無物不扇；化之所被，無往不沾，故取名焉。

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。在心為志，發言為詩。情動於中，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嘆之，嗟嘆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情發於聲，聲成文謂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。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故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乎詩。

案：詩禮樂者，其道一也。子曰：興于詩，立于禮，成于樂。蓋詩者，志也，見於興辭。禮者，體也，見於所立。樂者，和也，見其功成。所用雖殊，體則一也。情過不及，則樂失於流；人之無良，則禮失於離。故先王之治，必待詩以起於毫末，而交於上下。[詩禮樂的闡述，文字大體相通，只是各自側重不同。子曰那句不可作次第解。但就打動人心而言，禮嫌過激，而樂則不足。只有詩，直達心志，而又不失婉轉，是故教化待詩而成也。]

先王以是經夫婦，成孝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。故詩有六義焉，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譎諫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風。至于王道衰，禮義廢，政教失，國異政，家殊俗，而變風、變雅作矣。國史明乎得失之迹，傷人倫之變，哀刑政之苛。吟詠性情以風其上，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。故變風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發乎情，民之性也。止乎禮義，先王之澤也。

疏：其作詩也，本心主意，使合於宮商相應之文，播之於樂，而依違譎諫，不直言君之過失，故言之者無罪。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，聞之者足以自戒。人君自知其過而悔之，感而不切，微動若風，言出而過改，猶風行而草偃，故曰「風」。上言「風，風也，教也」，向下以申風義。此云"故曰風」，向上而結彼文，使首尾相應，解盡風義。

案：詩含神霧云：詩者，持也，在於敦厚之教，自持其心。諷刺之道，可以扶持邦家者

也。鄭康成云：詩者，承也。政善則下民承而讚詠之，政惡則諷刺之。故學詩之道，一則故家遺俗，尚存流風善政；再則諓諓竫言，可道咸有一德；三則王者跡息，待我張而相之；四則天地不交，元士志在君也。

[我們由此理解《毛詩》的價值：1、保存闡釋了古禮；2、傳達了諷諫的語言技巧；3、激勵了讀者的社會責任感；4、記錄了民情與先王之道的相輔相成。遺憾的是，今天我們用最狹義的"文學"概念架空了《詩經》。而詩經一旦抽調了小序、毛傳、鄭箋，也就失去了那種他特有的歷史責任感與禮樂民風的貫通一體，失去了興起志向的經學意義。但需要說明的是，毛詩的解詩方法，實際在《左傳》、《論語》當中俯拾皆是。我并不是說毛詩毫無附會，但思想（哲學），不是歷史，不是流水賬。詩，從列國編纂演奏的時刻開始，就被賦予了教化的責任，就已經成爲了一個國家政治文明的象徵。毛詩的意義，就是在夫子編訂的基礎上，給出了一個完整的教化體系。尤其，是現存《詩經》的唯一一個完整體系。]

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，正也，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。是謂四始，詩之至也。

疏：「一人」者，作詩之人。其作詩者，道己一人之心耳。詩人覽一國之意，以為己心，故一國之事系此一人，使言之也。言天下之事，亦謂一人言之。詩人總天下之心，四方風俗，以為己意，而詠歌王政，故作詩道說天下之事，發見四方之風。

【以下分類備列小序（或曰子夏與毛公作，或曰北海衛敬仲作），略引鄭箋，以見大義。】

婦女

【經書罕言婦女，而詩經獨多，故單列一類，以明婦德。】

后妃、王姬：

《關雎》，后妃之德也，風之始也，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。故用之鄉人焉，用之邦國焉。風，風也，教也。風以動之，教以化之。周南、召南，正始之道，王化之基。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，憂在進賢，不婬其色。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，是關雎之義也。案：毛傳意在后妃之德，哀窈窕，思賢才，而無傷善之心焉。后妃此德，以配君子而化行天下。又謂有聖德者當鐘鼓樂之也。主在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窈窕淑女，鍾鼓樂之。鄭箋曾入不妒。又因《周禮》而生三夫人九嬪助祭之說。案：見於：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
《何彼襛矣》，美王姬也。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，車服不系其夫，下王后一等，猶執婦道，以成肅雝之德也。

《雞鳴》，思賢妃也。哀公荒婬怠慢，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。案：雞鳴而夫人作，朝盈而君作。東方明，則夫人纚笄而朝，朝已昌盛，則君聽朝。

女德：

【可見操持家務，和順家庭，勸人以正，自守以義，時念父母是婦德之要也。】

《葛覃》，后妃之本也。后妃在父母家，則志在於女功之事，躬儉節用，服澣濯之衣，尊敬師傅，則可以歸安父母，化天下以婦道也。

《樛木》，后妃逮下也。言能逮下，而無嫉妒之心焉。

《小星》，惠及下也。夫人無妒忌之行，惠及賤妾，進禦於君，知其命有貴賤，能盡其心矣。

《江有汜》，美媵也。勤而無怨，嫡能悔過也。文王之時，江沱之閒，有嫡不以其媵備數，媵遇勞而無怨，嫡亦自悔也。

《螽斯》，后妃子孫眾多也。言若螽斯不妒忌，則子孫眾多也。

《芣苢》，后妃之美也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。

《鵲巢》，夫人之德也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，夫人起家而居有之，德如鳲鳩，乃可以配焉。

《采蘩》，夫人不失職也。夫人可以奉祭祀，則不失職矣。

《采蘋》，大夫妻能循法度也。能循法度，則可以承先祖，共祭祀矣。案：序謂大夫妻者，或古語通用，意即將為大夫妻，許嫁而未嫁時也。此詩講未嫁教於宗室并祭祀事。

《泉水》，衛女思歸也。嫁於諸侯，父母終，思歸寧而不得，故作是詩以自見也。案：鄭箋：國君夫人，父母在則歸寧，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。

《靜女》，刺時也。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。案：靜女其孌，貽我彤管。彤管有煒，說懌女美。鄭箋：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，史不記過，其罪殺之。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，女史書其日月，授之以環，以進退之。雖毛詩曰刺時，而重在陳女史彤管之美，故列於此。今人以男女幽會解之，古人不如是也。左傳定公九年傳：《靜女》之三章，取彤管焉。《竿旄》：「何以告之」，取其忠也。故用其道，不棄其人。杜注：雖說美女，義在彤管。可見，縱以男女論之，亦當作女子以禮自防，彤管以示意也。

《鄘風柏舟》，共姜自誓也。衛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守義，父母欲奪而嫁之，誓而弗許，故作是詩以絕之。

《載馳》，許穆夫人作也。閔其宗國顛覆，自傷不能救也。衛懿公為狄人所滅，國人分

散，露於漕邑。許穆夫人閔衛之亡，傷許之小，力不能救，思歸唁其兄，又義不得，故賦是詩也。案：不忘父母，又能以禮自防。

閨思：

《河廣》，宋襄公母歸於衛，思而不止，故作是詩也。案：鄭箋：宋桓公夫人，衛文公之妹，生襄公而出。襄公即位，夫人思宋，義不可往，故作詩以自止。

《伯兮》，刺時也。言君子行役，為王前驅，過時而不反焉。

內助：

【婦人無外事，然夫君有所不及，亦可行權而勸喻之。此婦德之變也。】

《卷耳》，后妃之志也，又當輔佐君子，求賢審官，知臣下之勤勞。內有進賢之志，而無險詖私謁之心，朝夕思念，至於憂勤也。案：見於：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毛傳：思君子官賢人，置周之列位。案：毛傳與左氏同。鄭箋重勞臣。竊謂官人者，朝廷之事，非婦人所與。勞臣，則時夫人亦在焉，可矣。鄭氏為嘉。

《兔罝》，后妃之化也。《關雎》之化行，則莫不好德，賢人眾多也。

《汝墳》，道化行也。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，婦人能閔其君子，猶勉之以正也。案：魴魚赬尾，王室如毀。雖則如毀，父母孔邇。是勉之以正也。遵彼汝墳，伐其條枚。是婦人服其勞也。鄭箋謂紂時苦於勞役，非也。王事有靡盬之時，而君子畏父母之嚴，不敢辭也。則賢婦人雖怒如調饑，亦當厚事父母，雖伐薪非婦人之事，亦不可避也。鞠養父母，勉夫以正，是曰文王之化行也。

婚姻以時：

【古人哀曠遠，樂子孫。】

《桃夭》，后妃之所致也。不妒忌，則男女以正，婚姻以時，國無鰥民也。案：毛傳以桃夭有婦人逾時（嫁人）之嫌，故喻婚姻以時。

《摽有梅》，男女及時也。召南之國，被文王之化，男女得以及時也。案：女子十五許嫁，二十不嫁為失時。若失時，則可簡其禮節，故曰：求我庶士，迨其謂之！鄭箋：女年二十而無嫁端，則有勤望之憂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，謂明年仲春，不待以禮會之也。時禮雖不備，相奔不禁。是從簡之中亦有禮也。

《有狐》，刺時也。衛之男女失時，喪其妃耦焉。古者國有凶荒，則殺禮而多昏，會男女之無夫家者，所以育人民也。

以禮自防：

【禮者，定婦人之位也。故賢女不嫁闕禮之夫，亦不容侍妾上僭，所以自尊也。】

《漢廣》，德廣所及也。文王之道被於南國，美化行乎江漢之域，無思犯禮，求而不可得也。案：見於：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。

《草蟲》，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。案：鄭箋：始者憂於不當，今君子待已以禮，庶自此可以寧父母，故心下也。

《行露》，召伯聽訟也。衰亂之俗微，貞信之教興，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。案：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。是女子之剛毅也，不畏強禦以守貞信，亦禮也。

《野有死麕》，惡無禮也。天下大亂，強暴相陵，遂成婬風。被文王之化，雖當亂世，猶惡無禮也。案：鄭箋：無禮者，為不由媒妁，雁幣不至，劫脅以成昏。蓋貧不備禮，則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亦可也。若撼我帨，尨也吠，則非禮矣。

《綠衣》，衛莊姜傷己也。妾上僭，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。

君

社稷：

【國君死社稷。國滅君死，正也。】

《式微》，黎侯寓於衛，其臣勸以歸也。案：鄭箋：黎侯為狄人所逐，棄其國而寄於衛。衛處之以二邑，因安之，可以歸而不歸，故其臣勸之。

《定之方中》，美衛文公也。衛為狄所滅，東徙渡河，野處漕邑。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。文公徙居楚丘，始建城市而營宮室，得其時制，百姓說之，國家殷富焉。案：鄭箋：《春秋》閔公二年冬，「狄人入衛」。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。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，立戴公以廬於漕。戴公立一年而卒。魯僖公二年，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，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。

《七月》，陳王業也。周公遭變故，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，致王業之艱難也。周公遭變者，管、蔡流言，辟居東都。

小雅盡廢，則四夷交侵，中國微矣。

救難：

【諸侯患難相續，有難不能救，方伯之恥也。】

《旄丘》，責衛伯也。狄人迫逐黎侯，黎侯寓於衛。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，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。

《木瓜》，美齊桓公也。衛國有狄人之敗，出處於漕，齊桓公救而封之，遺之車馬器服焉。衛人思之，欲厚報之，而作是詩也。

《小戎》，美襄公也。備其兵甲，以討西戎。西戎方強，而征伐不休，國人則矜其車甲，婦人能閔其君子焉。

《鴟鴞》，周公救亂也。成王未知周公之志，公乃為詩以遺王，名之曰《鴟鴞》焉。案：既取我子，無毀我室！毛傳：寧亡二子，不可以毀我周室。

《東山》，周公東征也。周公東征，三年而歸，勞歸士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詩也。一章言其完也，二章言其思也，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，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。君子之於

人，序其情而閔其勞，所以說也。「說以使民，民忘其死」，其唯《東山》乎？

《破斧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大夫以惡四國焉。惡四國者，惡其流言毀周公也。案：四國，管、蔡、商、奄也。先是流言以間周公，後則反叛以謀周家。周公東征，四國是皇。亦周公救亂也。

《六月》，宣王北伐也。

《采芑》，宣王南征也。

賢君：

多賢：

《緇衣》，美武公也。父子並為周司徒，善於其職，國人宜之，故美其德，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。案：此詩道武公為天子所愛眷。是其德美，亦王任賢也。

《南有嘉魚》，樂與賢也。太平之君子至誠，樂與賢者共之也。《南有嘉魚》廢則賢者不安，下不得其所矣。

《南山有臺》，樂得賢也。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。《南山有臺》廢則為國之基隊矣。

《吉日》，美宣王田也。能慎微接下，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。

《鶴鳴》，誨宣王也。案：鄭箋：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。喻賢者世亂則隱，治平則出，在時君也。

《既醉》，大平也。醉酒飽德，人有士君子之行焉。

《卷阿》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求賢用吉士也。

尊祖：

【慎終追遠】

《綿》，文王之興，本由大王也。

《旱麓》，受祖也。周之先祖，世修后稷、公劉之業。大王、王季，申以百福干祿焉。

《思齊》，文王所以聖也。言非但天性，德有所由成。

《生民》，尊祖也。后稷生於姜嫄，文、武之功起於后稷，故推以配天焉。

《公劉》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成王將涖政，戒以民事，美公劉之厚於民，而獻是詩也。

有道：

【國君之道甚多，此處但舉君臣和樂，朝廷得所，百姓歸往，戎寇得勘。】

《車鄰》，美秦仲也。秦仲始大，有車馬禮樂侍禦之好焉。案：既見君子，并坐鼓瑟。鄭箋：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。

《駟驖》，美襄公也。始命，有田狩之事，園囿之樂焉。

《終南》，戒襄公也。能取周地，始為諸侯，受顯服，大夫美之，故作是詩以戒勸之。

《衡門》，誘僖公也。願而無立志，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。案：鄭箋：賢者不以衡門

之淺陋則不游息於其下，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化。

《文王》，文王受命作周也。

《大明》，文王有明德，故天復命武王也。

《棫樸》，文王能官人也。

《皇矣》，美周也。天監代殷，莫若周。周世世修德，莫若文王。

《靈臺》，民始附也。文王受命，而民樂其有靈德，以及鳥獸昆蟲焉。

《下武》，繼文也。武王有聖德，復受天命，能昭先人之功焉。

《文王有聲》，繼伐也。武王能廣文王之聲，卒其伐功也。

《行葦》，忠厚也。周家忠厚，仁及草木，故能內睦九族，外尊事黃耇，養老乞言，以成其福祿焉。

《鳧鷖》，守成也。大平之君子，能持盈守成，神祇祖考安樂之也。案：鄭箋：君子，斥成王也。言君子者，大平之時則皆然，非獨成王也。

《假樂》，嘉成王也。案：鄭箋：成王之官人也，群臣保右而舉之，乃後命用之，又用天意申敕之。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，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。其燕飲常與群臣，非徒樂族人而已。

《泂酌》，召康公戒成王也。言皇天親有德、饗有道也。

《雲漢》，仍叔美宣王也。宣王承厲王之烈，內有撥亂之志，遇災而懼，側身修行，欲銷去之。天下喜於王化復行，百姓見憂，故作是詩也。

《崧高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天下復平，能建國親諸侯，褒賞申伯焉。

《烝民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任賢使能，周室中興焉。案：毛傳：（王之）喉舌，冢宰也。有衮冕者，君之上服也，仲山甫補之，善補過也。此詩備陳仲山甫之德也。蓋冢宰佐王行政，美冢宰，即美王也。故毛傳但言美宣王。亦見王道重在任賢，而冢宰總理國事。

《韓奕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能錫命諸侯。

《江漢》，尹吉甫美宣王也。能興衰撥亂，命召公平淮夷。

武備：

【有文事必有武備】

《車攻》，宣王復古也。宣王能內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復文、武之境土。修車馬，備器械，復會諸侯於東都，因田獵而選車徒焉。

《常武》，召穆公美宣王也。有常德以立武事，因以為戒然。

勤政：

《鴻雁》，美宣王也。萬民離散，不安其居，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，至於矜寡，無不得其所焉。

《庭燎》，美宣王也。因以箴之。案：鄭箋：諸侯將朝宣王，以夜未央之時，問夜早晚。美者，美其能自勤以政事。因以箴者，王有雞人之官，凡國事為期，則告之以時，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。

《無羊》，宣王考牧也。案：鄭箋：厲王之時，牧人之職廢。宣王始興而復之，至此而成，謂復先王牛羊之數。毛傳：陰陽和則魚眾多矣。

諷諫：

失政：

【詩經於諸侯失政猶多。蓋萬方有罪，在予一人。諸侯不得辭其咎也。王者大一統，諸侯守社稷，則境內風土人情，莫非職守也。然則此處但舉君主失於治道，乃不知任人，不察風俗，不能齊家，不能立威，則政治日壞，百姓流離，戎寇迭起。】

《鄭風羔裘》，刺朝也。言古之君子，以风其朝焉。鄭箋：郑自庄公，而贤者陵迟，朝无忠正之臣，故刺之。

《清人》，刺文公也。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，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。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，陳其師旅，翱翔河上。久而不召，眾散而歸，高克奔陳。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，文公退之不以道，危國亡師之本，故作是詩也。

《羔裘》，大夫以道去其君也。國小而迫，君不用道，好絜其衣服，逍遙遊燕，而不能自強於政治，故作是詩也。

《東方之日》，刺衰也。君臣失道，男女婬奔，不能以禮化也。案：毛傳：日出東方，人君明盛，無不照察也。月盛於東方。君明於上，若日也。臣察於下，若月也。毛傳重在君臣失道。

《晉風羔裘》，刺時也。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。

《晉風無衣》，刺晉武公也。武公始並晉國，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，而作是詩也。案：毛詩但言諸侯必得天子命而為君，是古禮。鄭箋武公以自安者，時禮之變，諸侯繼及不請命天子也。然則武公以庶孽篡國，亦天子之失道也。

《有杕之杜》，刺晉武也。武公寡特，兼其宗族，而不求賢以自輔焉。

《伐柯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。案：鄭箋：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，欲迎周公，而朝廷群臣猶惑於管、蔡之言，不知周公之聖德，疑於王迎之禮，是以刺之。

《九罭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。

《沔水》，規宣王也。案：鄭箋：喻諸侯之自驕恣，欲朝不朝，自由無所在心也。復不事侯伯。諸侯不循法度，妄興師出兵。

《節南山》，家父刺幽王也。案：鄭箋：《節》刺師尹不平，亂靡有定。王之政不躬而親之，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。不問而察之，則下民未罔其上矣。為政當用平正之人，用能紀理其事者，無小人近。師氏為政不均，乃下此多訟之俗，又為不和順之行，乃下此

乖爭之化。病時民傚為之，愬之於天。大臣自恣，王不能使也。我視四方土地，日見侵削於夷狄蹙蹙然，雖欲馳騁，無所之也。

《正月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案：鄭箋：《正月》惡褒姒滅周。人以偽言相陷，人使王行酷暴之刑。王既刑殺無罪，並及其家之賤者，不止於所罪而已。君臣在朝，侮慢元老，召之不問政事，但問占夢；不尚道德，而信征祥之甚。言尹氏富，獨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。

《十月之交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案：鄭箋：當為刺厲王。作《詁訓傳》時移其篇第，因改之耳。《節》刺師尹不平，亂靡有定。此篇譏皇父擅恣，日月告凶。《正月》惡褒姒滅周。此篇疾艷妻煽方處。又幽王時，司徒乃鄭桓公友，非此篇之所云番也。毛傳：有司，國之三卿，信維貪婬多藏之人也。鄭箋：日月交會而日食，陰侵陽，臣侵君之象。日辰之義，日為君，辰為臣。雷電過常，天下不安，政教不善之征。百川沸出相乘陵者，由貴小人也。山頂崔嵬者崩，君道壞也。厲王婬於色，七子皆用。後嬖寵方熾之時，並處位。言妻黨盛，女謁行之甚也。六人之中，雖官有尊卑，權寵相連，朋黨於朝，是以疾焉。皇父則為之端首，兼擅群職，故但目以卿士云。專權足己，自比聖人。作都立三卿，皆取聚斂之臣。左傳昭公七年：公曰：「《詩》所謂『彼日而食，于何不臧』者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不善政之謂也。國無政，不用善，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，故政不可不慎也。務三而已：一曰擇人，二曰因民，三曰從時。」

《雨無正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雨自上下者也，眾多如雨，而非所以為政也。案：鄭箋：亦當為刺厲王。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。

《小旻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案：鄭箋：所刺列於《十月之交》、《雨無正》為小，故曰小旻。亦當為刺厲王。詩云：謀之其臧，則具是違；謀之不臧，則具是依。謀夫孔多，是用不集。發言盈庭，誰敢執其咎？如匪行邁謀，是用不得于道。是朝多小人，寡有決斷也。國雖靡止，或聖或否；民雖靡膴，或哲或謀，或肅或艾。如彼泉流，無淪胥以敗。鄭箋：卜筮數而瀆龜，龜靈厭之，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。《書》曰：「睿作聖，明作哲，聰作謀，恭作肅，從作乂。」詩人之意，欲王敬用五事，以明天道。

《小宛》，大夫刺宣王也。案：毛傳：行小人之道，責高明之功，終不可得。上為亂政，而求下之治，終不可得也。鄭箋：亦當為刺厲王。詩云：中原有菽，庶民采之。螟蛉有子，蜾蠃負之。教誨爾子，式穀似之。鄭箋：藿生原中，非有主也，以喻王位無常家也，勤於德者則得之。蒲盧取桑蟲之子，負持而去，煦嫗養之，以成其子。喻有萬民不能治，則能治者將得之。我日斯邁，而月斯征。夙興夜寐，毋忝爾所生。鄭箋：先王制此禮，使君與群臣議政事，日有所決，月有所行，亦無時止息。

《小弁》，刺幽王也。大子之傅作焉。案：毛傳：幽王取申女，生大子宜咎。又說褒姒生子伯服，立以為後，而放宜咎，將殺之。鄭箋：大子之放棄，其妃匹不得與之去，又

鳥獸之不如。

《鼓鍾》，刺幽王也。案：毛傳：幽王用樂，不與德比，會諸侯於淮上，鼓其婬樂，以示諸侯。賢者為之憂傷。

《楚茨》，刺幽王也。政煩賦重，田萊多荒，饑饉降喪，民卒流亡，祭祀不饗，故君子思古焉。案：此詩詳陳宗廟祭祀。

《信南山》，刺幽王也。不能修成王之業，疆理天下，以奉禹功，故君子思古焉。案：亦陳為祭祀事。

《甫田》，刺幽王也。君子傷今而思古焉。案：鄭箋：刺者，刺其倉廩空虛，政煩賦重，農人失職。

《瞻彼洛矣》，刺幽王也。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，賞善罰惡焉。

《采菽》，刺幽王也。侮慢諸侯。諸侯來朝，不能錫命以禮，數征會之，而無信義。君子見微而思古焉。案：鄭箋：幽王征會諸侯，為合義兵，征討有罪。既往而無之，是於義事不信也。君子見其如此，知其後必見攻伐，將無救也。

《菀柳》，刺幽王也。暴虐無親，而刑罰不中，諸侯皆不欲朝。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。

《黍苗》，刺幽王也。不能膏潤天下，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。案：鄭箋：陳宣王之德、召伯之功，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廢此恩澤事業也。

《民勞》，召穆公刺厲王也。案：鄭箋：厲王，成王七世孫也。時賦斂重數，繇役煩多，人民勞苦，輕為奸宄，彊陵弱，眾暴寡，作寇害，故穆公以刺之。

《板》，凡伯刺厲王也。案：左傳引之：懷德惟寧，宗子惟城。君其修德而固宗子。鄭箋：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，為輔弼，無疏遠之。和女德，無行酷虐之政，以安女國，以是為宗子之城，使免於難。

《抑》，衛武公刺厲王，亦以自警也。案：詩言用人，無逸，武備，慎言，尊祖。

《桑柔》，芮伯刺厲王也。案：此詩側重哀民，教民，及用人也。

《瞻卬》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。案：見於：人有土田，女反有之；人有民人，女覆奪之。此宜無罪，女反收之；彼宜有罪，女覆說之。哲夫成城，哲婦傾城。

《召旻》，凡伯刺幽王大壞也。旻，閔也，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。

國危：

【如國君暗弱，強臣專政。或蠻夷猾夏，國事傾危。雖亦國君之失道，然亦有所不能也。】

《叔於田》，刺莊公也。叔處於京，繕甲治兵，以出於田，國人說而歸之。

《大叔於田》，刺莊公也。叔多才而好勇，不義而得眾也。

《有女同車》，刺忽也。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。太子忽嘗有功於齊，齊侯請妻之。齊女賢而不取，卒以無大國之助，至於見逐，故國人刺之。案：小序道齊侯請妻忽，出左傳。

而刺忽無大國之助，故左氏矣有微諷，究無明言，蓋出公羊。

《薿兮》，刺忽也。君弱臣強，不倡而和也。案：與左氏「祭仲專」同。

《狡童》，刺忽也。不能與賢人圖事，權臣擅命也。

《揚之水》，閔無臣也。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，終以死亡，而作是詩也。

《晉風揚之水》，刺晉昭公也。昭公分國以封沃，沃盛強，昭公微弱，國人將叛而歸沃焉。

《椒聊》，刺晉昭公也。君子見沃之盛強，能修其政，知其蕃衍盛大，子孫將有晉國焉。

《大田》，刺幽王也。言矜寡不能自存焉。案：鄭箋：幽王之時，政煩賦重，而不務農事，蟲災害穀，風雨不時，萬民饑饉，矜寡無所取活，故時臣思古以刺之。

《魚藻》，刺幽王也。言萬物失其性，王居鎬京，將不能以自樂，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。案：鄭箋：萬物失其性者，王政教衰，陰陽不和，群生不得其所也。將不能以自樂，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。

《苕之華》，大夫閔時也。幽王之時，西戎東夷交侵中國，師旅並起，因之以饑饉。君子閔周室之將亡，傷己逢之，故作是詩也。

《何草不黃》，下國刺幽王也。四夷交侵，中國背叛，用兵不息，視民如禽獸。君子憂之，故作是詩也。

《蕩》，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。厲王無道，天下蕩蕩，無綱紀文章，故作是詩也。案：詩云：殷鑒不遠，在夏後之世！借文王告殷，以諷王也。

讒佞：

【小人在側，信讒偏聽。然則國君誠能如管敬仲、衛獻公，尚能用賢，則小人亦不致大壞。】

《邶風柏舟》，言仁而不遇也。衛頃公之時，仁人不遇，小人在側。

《采葛》，懼讒也。案：鄭箋：桓王之時，政事不明，臣無大小使出者，則為讒人所毀，故懼之。

《采苓》，刺晉獻公也。獻公好聽讒焉。

《巧言》，刺幽王也。大夫傷於讒，故作是詩也。案：君子屢盟，亂是用長。常被引用。

《巷伯》，刺幽王也。寺人傷於讒，故作是詩也。

《無將大車》，大夫悔將小人也。案：鄭箋：周大夫悔將小人。幽王之時，小人眾多。

《棫樸者華》，刺幽王也。古之仕者世祿。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，棄賢者之類，絕功臣之世焉。案：詩陳用賢，然意在諷今，故依小序列此。

《車舝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褒姒嫉妒，無道並進，讒巧敗國，德澤不加於民。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，故作是詩也。

《青蠅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案：鄭箋：蠅之為蟲，汙白使黑，汙黑使白，喻佞人變亂善

惡也。

《賓之初筵》，衛武公刺時也。幽王荒廢，媟近小人，飲酒無度。天下化之，君臣上下沈湎婬液。武公既入，而作是詩也。

好色：

【蓋國君昧於識人也。】

《女曰雞鳴》，刺不說德也。陳古義以刺今，不說德而好色也。

《月出》，刺好色也。在位不好德，而說美色焉。

《山有扶蘇》，刺忽也。所美非美然。言忽所美之人，實非美人。案：鄭箋：喻忽置有美德者於下位。此言其用臣顛倒，失其所也。

失賢：

【失賢，或國君失道，或國亂有所不能為。】

《燕燕》，衛莊姜送歸妾也。案：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淵。終溫且惠，淑慎其身。鄭箋：莊姜無子，陳女戴嬀生子名完，莊姜以為己子。莊公薨，完立，而州吁殺之。戴嬀於是大歸，莊姜遠送之於野，作詩見己志。戴嬀亦可謂不遇。

《簡兮》，刺不用賢也。衛之賢者仕於伶官，皆可以承事王者也。

《考槃》，刺莊公也。不能繼先公之業，使賢者退而窮處。

《君子陽陽》，閔周也。君子遭亂，相招為祿仕，全身遠害而已。

《晨風》，刺康公也。忘穆公之業，始棄其賢臣焉。

《權輿》，刺康公也。忘先君之舊臣，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。

《防有鵲巢》，憂讒賊也。宣公多信讒，君子憂懼焉。

《候人》，刺近小人也。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。

《白駒》，大夫刺宣王也。案：鄭箋：刺其不能留賢也。

《祈父》，刺宣王也。案：毛詩：祈父，司馬也，職掌封圻之兵甲。宣王之末，司馬職廢，姜戎為敗。鄭箋：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。官非其人則職廢。

《小明》，大夫悔仕於亂世也。案：鄭箋：名篇曰《小明》者，言幽王日小其明，損其政事，以至於亂。

《隰桑》，刺幽王也。小人在位，君子在野，思見君子，盡心以事之。

刺奢：

【奢，所以斁壞國家者。然則君臣誠如齊桓、管子，則亦可稍安。君臣可以稍奢，然國家不可無道也。】

《蜉蝣》，刺奢也。昭公國小而迫，無法以自守，好奢而任小人，將無所依焉。

《還》，刺荒也。（齊）哀公好田獵，從禽獸而無厭。國人化之，遂成風俗，習於田獵謂之賢，閑於馳逐謂之好焉。

《盧令》，刺荒也。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，百姓苦之，故陳古以風焉。
《宛丘》，刺幽公也。婬荒昏亂，遊蕩無度焉。
《東方未明》，刺無節也。朝廷興居無節，號令不時，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。
《碩鼠》，刺重斂也。國人刺其君重斂，蠶食於民，不修其政，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
《四月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在位貪殘，下國構禍，怨亂並興焉。
《鴛鴦》，刺幽王也。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，自奉養有節焉。案：鄭箋：交於萬物有道，謂順其性，取之以時，不暴夭也。此詩陳有道，以刺奢。
刺簡：
【太簡亦害國家。故治國之道在建極。國儉，示之以禮。】
《葛屨》，刺褊也。魏地陋隘，其民機巧趨利，其君儉嗇褊急，而無德以將之。
《園有桃》，刺時也。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，而儉以嗇，不能用其民，而無德教，日以侵削，故作是詩也。案：鄭箋：魏君薄公稅，省國用，不取於民，食園桃而已。不施德教民，無以戰，其侵削之由，由是也。
《蟋蟀》，刺晉僖公也。儉不中禮，故作是詩以閔之，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。此晉也，而謂之唐，本其風俗，憂深思遠，儉而用禮，乃有堯之遺風焉。
《山有樞》，刺晉昭公也。不能修道以正其國，有財不能用，有鍾鼓不能以自樂，有朝廷不能灑埽，政荒民散，將以危亡。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，國人作詩以刺之也。
刺兵：
【兵者，兇事也。】
《葛生》，刺晉獻公也。好攻戰，則國人多喪矣。
《無衣》，刺用兵也。秦人刺其君好攻戰，亟用兵，而不與民同欲焉。
不均：
【是政無法，而大害民也，故特錄之。】
《北門》，刺仕不得志也。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。案：王事適我，政事一埤益我，我入自外，室人交遍謫我。鄭箋：言君政偏，己兼其苦。其不得志不在不知，蓋在政事不均，有甚於不用賢也。
《君子於役》，刺平王也。君子行役無期度，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。案：今人多謂婦思，然毛詩謂大夫。
《王風揚之水》，刺平王也。不撫其民，而遠屯戍於母家，周人怨思焉。
《兔爰》，閔周也。桓王失信，諸侯背叛，構怨連禍，王師傷敗，君子不樂其生焉。不樂其生者，寐不欲覺之謂也。案：毛傳：言為政有緩有急，用心之不均。
《蓼莪》，刺幽王也。民勞苦，孝子不得終養爾。案：鄭箋：不得終養者，二親病亡之時，時在役所，不得見也。左傳引之：缾之罄矣，惟罍之恥。王室之不寧，晉之恥也。

《北山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役使不均，己勞於從事，而不得養其父母焉。
《漸漸之石》，下國刺幽王也。戎狄叛之，荊舒不至，乃命將率東征。役久病於外，故作是詩也。
《大東》，刺亂也。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，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。
興學：
【建國君民，立學為先。】
《子衿》，刺學校廢也。亂世則學校不脩焉。
《墓門》，刺陳佗也。陳佗無良師傅，以至於不義，惡加於萬民焉。案：鄭箋：喻陳佗由不睹賢師良傅之訓道，至陷於誅絕之罪。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，師傅惡，而陳佗從之而惡。
《菁菁者莪》，樂育材也。君子能長育人材，則天下喜樂之矣。《菁菁者莪》廢則無禮儀矣。案：鄭箋：樂育材者，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，選士俊士，造士進士，養之以漸，至於官之。
哀百姓：
《北風》，刺虐也。衛國並為威虐，百姓不親，莫不相攜持而去焉。
《褰裳》，思見正也。狂童恣行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。案：鄭箋：狂童恣行，謂突與忽爭國，更出更入，而無大國正之。
《十畝之間》，刺時也。言其國削小，民無所居焉。
《下泉》，思治也。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，不得其所，憂而思明王賢伯也。案：鄭箋：喻共公之施政教，徒困病其民。并念京師，念方伯也。
傷風化：
【風化，亦上之化下也。則風化之壞，君無道也。】
父母：
《終風》，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暴，見侮慢而不能正也。案：毛傳：莫往莫來傳：人無子道以來事己，己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。莊姜為州吁之嫡母，雖非親生，義當敬之。然則州吁篡位無子道，莊姜亦不得以母道加之也。
《猗嗟》，刺魯莊公也。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，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，失子之道，人以為齊侯之子焉。
夫婦男女：
《日月》，衛莊姜傷己也。遭州吁之難，傷己不見答於先君，以至困窮之詩也。案：鄭箋：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，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者，常道也。父兮母兮者，言己尊之如父，又親之如母，乃反養遇我不終也。可謂失夫婦之義也。
《匏有苦葉》，刺衛宣公也。公與夫人並為婬亂。案：詩後段，鄭箋：以言室家之道，

非得所適，貞女不行；非得禮義，昏姻不成。

《邶風谷風》，刺夫婦失道也。衛人化其上，婬於新昏而棄其舊室，夫婦離絕，國俗傷敗焉。

《新臺》，刺衛宣公也。納伋之妻，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。國人惡之，而作是詩也。案：父納子婦，甚矣！

《牆有茨》，衛人刺其上也。公子頑通乎君母，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。宣公卒，惠公幼，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，生子五人：齊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許穆夫人。案：鄭箋：國君以禮防制一國，今其宮內有婬昏之行者，猶牆之生蒺藜。

《君子偕老》，刺衛夫人也。夫人婬亂，失事君子之道，故陳人君之德，服飾之盛，宜與君子偕老也。案：鄭箋：夫人，宣公夫人，惠公之母也。

《桑中》，刺奔也。衛之公室婬亂，男女相奔，至於世族在位，相竊妻妾，期於幽遠，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。

《鶉之奔奔》，刺衛宣姜也。衛人以為，宣姜，鶉鵲之不若也。案：鄭箋：刺宣姜者，刺其與公子頑為婬亂行，不如禽鳥。

《碩人》，閔莊姜也。莊公惑於嬖妾，使驕上僭。莊姜賢而不答，終以無子，國人閔而憂之。

《氓》，刺時也。宣公之時，禮義消亡，婬風大行，男女無別，遂相奔誘。華落色衰，復相棄背。或乃困而自悔，喪其妃耦，故序其事以風焉。美反正，刺婬泆也。案：見於：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。士之耽兮，猶可說也。女之耽兮，不可說也。

《竹竿》，衛女思歸也。適異國而不見答，思而能以禮者也。

《中谷有蓷》，閔周也。夫婦日以衰薄，凶年饑饉，室家相棄爾。

《豐》，刺亂也。婚姻之道缺，陽倡而陰不和，男行而女不隨。

《東門之墠》，刺亂也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。

《南山》，刺襄公也。鳥獸之行，婬乎其妹，大夫遇是惡，作詩而去之。

《敝笱》，刺文姜也。齊人惡魯桓公微弱，不能防閑文姜，使至婬亂，為二國患焉。

《載驅》，齊人刺襄公也。無禮義故，盛其車服，疾驅於通道大都，與文姜婬播其惡於萬民焉。

《東門之枌》，疾亂也。幽公婬荒，風化之所行，男女棄其舊業，亟會於道路，歌舞於市井爾。

《東門之池》，刺時也。疾其君之婬昏，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。

《東門之楊》，刺時也。昏姻失時，男女多違。親迎，女猶有不至者也。

《株林》，刺靈公也。婬乎夏姬，驅馳而往，朝夕不休息焉。

《澤陂》，刺時也。言靈公君臣婬於其國，男女相說，憂思感傷焉。

《隰有萇楚》疾恣也。國人疾其君之婬恣，而思無情欲者也。

《我行其野》，刺宣王也。案：鄭箋：刺其不正嫁取之數而有荒政，多婬昏之俗。

《采綠》，刺怨曠也。幽王之時，多怨曠者也。

《白華》，周人刺幽后也。幽王取申女以為後，又得褒姒而黜申后，故下國化之，以妾為妻，以孽代宗，而王弗能治，周人為之作是詩也。

兄弟親族：

《葛藟》，王族刺平王也。周室道衰，棄其九族焉。九族者，據己上至高祖，下及玄孫之親。

《大車》，刺周大夫也。禮義陵遲，男女婬奔，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。

《將仲子》，刺莊公也。不勝其母，以害其弟。弟叔失道而公弗制，祭仲諫而公弗聽，小不忍以致大亂焉。案：此與左氏傳"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稱鄭伯，譏失教也，謂之鄭志。不言出奔，難之也"全同。然觀其辭：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。莊公亦有所無奈。然則弟不教，兄長之罪，禮之大者，莊公不能辭其咎也。

《杕杜》，刺時也。君不能親其宗族，骨肉離散，獨居而無兄弟，將為沃所並爾。

《黃鳥》，刺宣王也。案：鄭箋：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，聯兄弟之不固。

《頍弁》，諸公刺幽王也。暴戾無親，不能宴樂同姓，親睦九族，孤危將亡，故作是詩也。

《角弓》，父兄刺幽王也。不親九族，而好讒佞，骨肉相怨，故作是詩也。案：毛傳：爵祿不以相讓，故怨禍及之。比周而黨愈少，鄙爭而名愈辱，求安而身愈危。

朋友：

《小雅谷風》，刺幽王也。天下俗薄，朋友道絕焉。案：毛傳：風雨相感，朋友相須。風薄相扶而上，喻朋友相須而成。

疾無禮：

《相鼠》，刺無禮也。衛文公能正其群臣，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。

《芄蘭》，刺惠公也。驕而無禮，大夫刺之。案：鄭箋：惠公以幼童即位，自謂有才能而憍慢。於大臣但習威儀，不知為政以禮。

《著》，刺時也。時不親迎也。

《甫田》，大夫刺襄公也。無禮義而求大功，不修德而求諸侯，志大心勞，所以求者非其道也。案：鄭箋：喻人君欲立功致治，必勤身修德，積小以成高大。

《汾沮洳》，刺儉也。其君儉以能勤，刺不得禮也。

《蒹葭》，刺襄公也。未能用周禮，將無以固其國焉。案：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；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毛傳：逆禮則莫能以至也。順禮求濟，道來迎之。

《素冠》，刺不能三年也。案：鄭箋：喪禮：子為父，父卒為母，皆三年。時人恩薄禮

廢，不能行也。

《桑扈》，刺幽王也。君臣上下，動無禮文焉。案：鄭箋：動無禮文，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。

《都人士》，周人刺衣服無常也。古者長民，衣服不貳，從容有常，以齊其民，則民德歸壹。傷今不復見古人也。

《瓠葉》，大夫刺幽王也。上棄禮而不能行，雖有牲牢饔餼，不肯用也。故思古之人，不以微薄廢禮焉。

憂國亂：

《擊鼓》，怨州吁也。衛州吁用兵暴亂，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，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。案：鄭箋：《春秋》傳曰：「宋殤公之即位也，公子馮出奔鄭。鄭人欲納之。及衛州吁立，將修先君之怨於鄭，而求寵於諸侯，以和其民。使告於宋曰：『君若伐鄭，以除君害，君為主，敝邑以賦與陳、蔡從，則衛國之願也。』宋人許之。於是陳、蔡方睦於衛，故宋公、陳侯、蔡人、衛人伐鄭。」是也。詩云：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今人好以男女解之。然則鄭箋：從軍之士與其伍約，死也生也，相與處勤苦之中，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，志在相存救也。是以又云：于嗟闊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則州吁阻兵安忍，阻兵無眾，安忍無親，眾叛親離。軍士棄其約，離散相遠，故吁嗟嘆之。今人但知男女，不知手足，狹矣。

《雄雉》，刺衛宣公也。婬亂不恤國事，軍旅數起，大夫久役，男女怨曠，國人患之而作是詩。案：見於：百爾君子，不知德行。不忮不求，何用不臧。

《出其東門》，閔亂也。公子五爭，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民人思保其室家焉。

《野有蔓草》，思遇時也。君之澤不下流，民窮於兵革，男女失時，思不期而會焉。

《溱洧》，刺亂也。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婬風大行，莫之能救焉。鄭箋：亂者，士與女合會溱、洧之上。

《綢繆》，刺晉亂也。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。

《鴇羽》，刺時也。昭公之後，大亂五世，君子下從征役，不得養其父母，而作是詩也。

臣

【君者，大夫以上有地有臣皆曰君。則古之臣，亦自家之君。故臣之道大要不殊於為君，而行事亦不殊於民。此但舉就臣言之者。】

賢德：

《幹旄》，美好善也。衛文公臣子多好善，賢者樂告以善道也。

《丘中有麻》，思賢也。莊王不明，賢人放逐，國人思之，而作是詩也。案：丘中有麻，彼留子嗟。彼留子嗟，將其來施。鄭箋：子嗟放逐於朝，去治卑賤之職而有功，所在則治理，所以為賢。言子國使丘中有麥，著其世賢。

《天保》，下報上也。君能下下以成其政，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。《天保》廢則福祿缺矣。案：鄭箋：下下，謂《鹿鳴》至《伐木》皆君所以下臣也。臣亦宜歸美於王，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，以答其歌。

服勤：

《殷其靁》，勸以義也。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，不遑寧處。其室家能閔其勤勞，勸以義也。案：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陽。何斯違斯？莫敢或遑。鄭箋：召南大夫以王命施號令於四方，猶靁殷殷然發聲於山之陽。從事於王所命之方，無敢或閒暇時。

《采薇》，遣戍役也。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玁狁之難。以天子之命，命將率遣戍役，以守衛中國。《采薇》廢則征伐缺矣。

《出車》，勞還率也。《出車》廢則功力缺矣。案：王事多難，不遑啟居。豈不懷歸？畏此簡書。鄭箋：鄰國有急，以簡書相告，則奔命救之。此亦救難也。

《杕杜》，勞還役也。《杕杜》廢則師眾缺矣。

刺不道：

《伐檀》，刺貪也。在位貪鄙，無功而受祿，君子不得進仕爾。

《鳲鳩》，刺不壹也。在位無君子，用心之不壹也。

《何人斯》，蘇公刺暴公也。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，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。

《綿蠻》，微臣刺亂也。大臣不用仁心，遺忘微賤，不肯飲食教載之，故作是詩也。

德

【詩所美者。】

德化：

《麟之趾》，《關雎》之應也。《關雎》之化行，則天下無犯非禮，雖衰世之公子，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。

《甘棠》，美召伯也。召伯之教，明於南國。案：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。是南國懷念召伯也。

《羔羊》，《鵲巢》之功致也。召南之國，化文王之政，在位皆節儉正直，德如羔羊也。案：左氏：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，謂從者也。從訓順，與毛傳同，故曰德如羔羊也。

《騶虞》，《鵲巢》之應也。《鵲巢》之化行，人倫既正，朝廷既治，天下純被文王之化，則庶類蕃殖，蒐田以時，仁如騶虞，則王道成也。案：彼茁者葭，壹發五豝。于嗟乎，騶虞！虞人驅五豝，而公發一矢。五豝中止一殺，是獵中亦有仁心存焉。故以騶虞贊之。毛傳：騶虞，義獸也。白虎黑文，不食生物，有至信之德則應之。

《蝃蝀》，止奔也。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，婬奔之恥，國人不齒也。

《蓼蕭》，澤及四海也。《蓼蕭》廢則恩澤乖矣。案：鄭箋：蕭，香物之微者，喻四海之諸侯，亦國君之賤者。露者，天所以潤萬物，喻王者恩澤，不為遠國則不及也。

孝：

《凱風》，美孝子也。衛之婬風流行，雖有七子之母，猶不能安其室，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，以慰其母心，而成其志爾。案：鄭箋：不安其室，欲去嫁也。古語不多好惡，此處欲去，當是貧寒無奈之去也。

《陟岵》，孝子行役，思念父母也。國迫而數侵削，役乎大國，父母兄弟離散，而作是詩也。

《渭陽》，康公念母也。康公之母，晉獻公之女。文公遭麗姬之難，未反，而秦姬卒。穆公納文公，康公時為大子，贈送文公於渭之陽，念母之不見也。我見舅氏，如母存焉。及其即位，思而作是詩也。

《南陔》，孝子相戒以養也。《南陔》廢則孝友缺矣。

《白華》，孝子之絜白也。《白華》廢則廉恥缺矣。

兄弟：

《二子乘舟》，思伋、壽也。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，國人傷而思之，作是詩也。案：毛傳：宣公為伋取於齊女而美，公奪之，生壽及朔。朔與其母愬伋於公，公令伋之齊，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。壽知之，以告伋，使去之。伋曰：「君命也，不可以逃。」壽竊其節而先往，賊殺之。伋至，曰：「君命殺我，壽有何罪？」賊又殺之。國人傷其涉危遂往，如乘舟而無所薄，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。

《常棣》，燕兄弟也。閔管、蔡之失道，故作《常棣》焉。《常棣》廢則兄弟缺矣。案：鄭箋：周公吊二叔之不咸，而使兄弟之恩疏。召公為作此詩，而歌之以親之。

朋友：

《伐木》，燕朋友故舊也。自天子至於庶人，未有不須友以成者。親親以睦，友賢不棄，不遺故舊，則民德歸厚矣。《伐木》廢則朋友缺矣。案：出自幽穀，遷于喬木。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毛傳：君子雖遷於高位，不可以忘其朋友。

君子：

《淇奧》，美武公之德也。有文章，又能聽其規諫，以禮自防，故能入相於周，美而作是詩也。案：見於：瞻彼淇奧，綠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僴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又善戲謔兮，不為虐兮，鄭箋：君子之德，有張有弛，故不常矜莊，而時戲謔。

《風雨》，思君子也。亂世則思君子，不改其度焉。

《遵大路》，思君子也。莊公失道，君子去之，國人思望焉。

《狼跋》，美周公也。周公攝政，遠則四國流言，近則王不知。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。案：鄭箋：不失其聖者，聞流言不惑，王不知不怨，終立其志，成周之王功，致大平，復成王之位，又為之大師，終始無愆，聖德著焉。

思情：

《黍離》，閔宗周也。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，過故宗廟宮室，盡為禾黍。閔周室之顛覆，彷徨不忍去，而作是詩也。

《黃鳥》，哀三良也。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，而作是詩也。案：鄭箋：三良，三善臣也，謂奄息、仲行、鍼虎也。從死，自殺以從死。

《匪風》，思周道也。國小政亂，憂及禍難，而思周道焉。案：見於：顧瞻周道，中心怛兮。誰將西歸，懷之好音。古人言周道、周行則思周德。

嘉樂：

《鹿鳴》，燕群臣嘉賓也。既飲食之，又實幣帛筐篚，以將其厚意，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。《鹿鳴》廢則和樂缺矣。案：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鄭箋：人有以德善我者，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。言己維賢是用。

《四牡》，勞使臣之來也。有功而見知則說矣。《四牡》廢則君臣缺矣。案：陳其功苦以歌樂之。

《皇皇者華》，君遣使臣也。送之以禮樂，言遠而有光華也。《皇皇者華》廢則忠信缺矣。案：鄭箋：大夫出使，馳驅而行，見忠信之賢人，則於之訪問，求善道也。

《湛露》，天子燕諸侯也。《湛露》廢則萬國離矣。案：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。毛傳：不醉而出，是不親也。醉而不出，是溼宗也。

《彤弓》，天子錫有功諸侯也。《彤弓》廢則諸夏衰矣。案：鄭箋：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，王饗禮之，於是賜彤弓一，彤矢百，玈弓矢千。

《斯干》，宣王考室也。案：鄭箋：考，成也。德行國富，人民殷眾，而皆佼好，骨肉和親，宣王於是築宮廟群寢，既成而釁之，歌《斯幹》之詩以落之。此之謂成室。宗廟成，則又祭祀先祖。

周頌：

《清廟》，祀文王也。周公既成洛邑，朝諸侯，率以祀文王焉。案：鄭箋：清廟者，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，謂祭文王也。天德清明，文王象焉，故祭之而歌此詩也。廟之言貌也，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，但以生時之居，立宮室象貌為之耳。成洛邑，居攝五年時。

《維天之命》，大平告文王也。案：鄭箋：告大平者，居攝五年之末也。文王受命，不卒而崩。今天下大平，故承其意而告之，明六年制禮作樂。

《維清》，奏《象舞》也。案：鄭箋：《象舞》，象用兵時刺伐之舞，武王制焉。

《烈文》，成王即政，諸侯助祭也。案：鄭箋：新王即政，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，告嗣位也。

《天作》，祀先王先公也。案：鄭箋：先王，謂大王已下。先公，諸盩至不窋。

《昊天有成命》，郊祀天地也。案：鄭箋：昊天，天大號也。有成命者，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。

《我將》，祀文王於明堂也。

《時邁》，巡守告祭柴望也。案：鄭箋：巡守告祭者，天子巡行邦國，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。《書》曰：「歲二月，東巡守，至於岱宗，柴。望秩於山川，徧於群神。」

《執競》，祀武王也。

《思文》，后稷配天也。

《臣工》，諸侯助祭遣於廟也。

《噫嘻》，春夏祈穀於上帝也。

《振鷺》，二王之後來助祭也。案：鄭箋：二王，夏、殷也。其後，杞也，宋也。

《豐年》，秋冬報也。案：鄭箋：報者，謂嘗也，烝也。

《有瞽》，始作樂而合乎祖也。案：鄭箋：王者治定製禮，功成作樂。合者，大合諸樂而奏之。

《潛》，季冬薦魚，春獻鮪也。案：鄭箋：冬魚之性定，春鮪新來，薦獻之者，謂於宗廟也。

《雍》，禘大祖也。案：鄭箋：禘，大祭也。大於四時，而小於祫。大祖，謂文王。

《載見》，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。案：鄭箋：謂見成王也。

《有客》，微子來見祖廟也。案：鄭箋：成王既黜殷命，殺武庚，命微子代殷後。既受命，來朝而見也。

《武》，奏《大武》也。案：鄭箋：《大武》，周公作樂所為舞也。

《閔予小子》，嗣王朝於廟也。案：鄭箋：嗣王者，謂成王也。除武王之喪，將始即政，朝於廟也。

《訪落》，嗣王謀於廟也。

《敬之》，群臣進戒嗣王也。

《小毖》，嗣王求助也。

《載芟》，春籍田而祈社稷也。

《良耜》，秋報社稷也。

《絲衣》，繹賓尸也。高子曰：「靈星之尸也。」案：鄭箋：繹，又祭也。天子諸侯曰繹，以祭之明日。卿大夫曰賓尸，與祭同日。周曰繹，商謂之肜。

《酌》，告成《大武》也。言能酌先祖之道，以養天下也。案：鄭箋：周公居攝六年，制禮作樂，歸政成王，乃後祭於廟而奏之。其始成告之而已。

《桓》，講武類禡也。桓，武志也。案：鄭箋：類也，禡也，皆師祭也。誅無道，安天下，則亟有豐熟之年，陰陽和也。

《賚》，大封於廟也。賚，予也，言所以錫予善人也。案：鄭箋：大封，武王伐紂時，封諸臣有功者。

《般》，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。

魯頌：

《駉》，頌僖公也。僖公能遵伯禽之法，儉以足用，寬以愛民，務農重穀，牧於坰野，魯人尊之，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，而史克作是頌。

《有駜》，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。案：鄭箋：有道者，以禮義相與之謂也。

《泮水》，頌僖公能修泮宮也。

《閟宮》，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。

商頌：

《那》，祀成湯也。微子至於戴公，其間禮樂廢壞。有正考甫者，得《商頌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，以《那》為首。

《烈祖》，祀中宗也。

《玄鳥》，祀高宗也。

《長髮》，大禘也。案：鄭箋：大禘，郊祭天也。《禮記》曰「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以其祖配之」是謂也。

《殷武》，祀高宗也。

《魚麗》，美萬物盛多，能備禮也。文、武以《天保》以上治內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，始於憂勤，終於逸樂，故美萬物盛多，可以告於神明矣。《魚麗》廢則法度缺矣。

《華黍》，時和歲豐，宜黍稷也。《華黍》廢則蓄積缺矣。

《由庚》，萬物得由其道也。《由庚》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。

《崇丘》，萬物得極其高大也。《崇丘》廢則萬物不遂矣。

《由儀》，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。《由儀》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。